

游客三亚探险被困悬崖4天4夜

海军战士：
听到绝望的“救命”声

3月27日下午6时30分许，几位驻扎在距三亚市区40公里的安游镇虎头岭的海军某部战士来到虎头岭山头散步，突然，一声声凄厉近乎绝望的“救命”声传到了战士们耳朵里，战士们纳闷不已：这里是悬崖峭壁，人迹罕至，怎么会有人呼救？循声望去，远远地看到在锦母角半山腰有一个人影正拼命挥舞着衣服喊救命。此时，战士们才意识到，肯定有人在这里探险，但由于地形不熟，困在了半壁环海、满是灌木丛的山上了。战士们立即向三亚市公安局报警。

公安局长：
不惜代价当夜救回游客

三亚市公安局安游边防派出所接报后，立即派员赶到现场营救，但由于设备不全，加之天色已晚，虎头岭与求救者之间是毫无道路可取的锦母角悬崖峭壁，根本无法施救。营救人员通过与求救者的喊话得知，求救者是一名年轻男子，被困在山上已经3天了，3天来粒米未进、滴水未沾，而且由于3天来无人发现其求救，其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都已经濒临崩溃。救人刻不容缓！安游边防派出所的营救人员立即把此事向三亚市公安局王少山局长进行汇报。王局长得知后，立即指示公安局有关人员要不惜一切代价，尽一切可能，一定要把求救的游客在当天晚上安全救回。

3月24日，从辽宁省慕名来到海南省三亚市探险的游客李一方，不幸被困在锦母角半山腰，四天四夜没有吃东西、喝水，已处于濒临崩溃的状态。三亚警方得知后，立即组织公安、消防、边防等部门联动，经过近5个小时的大营救，终于把这位身处绝境的探险者安全救出。

游客李一方成功获救

紧急施救
一套营救方案失败

三亚市公安局张上真副局长立即调动公安、消防、边防共200左右民警和消防、边防战士进行紧急施救。晚8点30分，人员、车辆、船只、救援工具准备就绪，张上真副局长在简短的动员大会上指示，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作风，坚决在27日当晚把求救的游客安全救回。

晚8时50分，营救人员赶到了虎头岭山头。由于天黑，已无法确认求救者所处方位，施救人员研究了几套营救方案。最开始，营救人员准备强行从灌木丛下到海边，再从海边的礁石上爬到求救者的位置施救，但是营救人员下去之后，发现根本无路可走，施救无法实行，第一套营救方案失败。

指挥人员立即通过与求救者的对话，得知其是从虎头岭往下一条小道下到山底，再



从山底爬到锦母角半山腰的情况后，迅速决定，按照求救者所指明的道路下到山底，再乘坐海警支队的营救船去到锦母角山底。

风高浪急
施救人员游泳过海营救

22点40分，一切准备就绪后，大营救正式开始。在3名本地向导的带领下，记者跟随两名营救人员乘着夜色，循着山间崎岖的小路下到山底。此时已经无路可走，消防人员只能依靠身上的背包绳，小心翼翼地下到满是松散礁石的海边山底。记者看到，营救人员每走一步，松散的礁石就会有松动。在5个人的紧密配合下，施救人员终于成功来到山底。然而，山底下就是深不可测的大海，根本无法踏脚。此时，接到命令的海警二支队一营营救船到海边，接到了5名营救人员。但由于风高浪急，营救船根本无法靠近求救者所在的锦母角山底，5名施救

人员只好脱下衣服，身着短裤，带着营救设备，游泳来到了锦母角山底。

几经周折
绝地营救成功，游客重生

记者在现场远远地看到，对面山上，5名施救人员打着探照灯，在漆黑的锦母角山上闪动。此时，求救者频频打着自己所带的打火机，向施救人员告知自己的方位。求救者所处方位隔山底仅仅十几米的距离，但是由于根本无路可循，施救人员披荆斩棘，花了一个小时才接近到了求救者。

接触到求救者后，营救人员认为原路返回会十分危险，准备从山上返回到虎头岭。

3月28日晨1时45分，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艰苦跋涉，营救人员终于把求救者救回了虎头岭。经过近5个小时的努力，绝地大营救获得成功！记者看到，消防的两名营救人员扶着获救者，获救者是个年轻人，戴着眼镜、

双目无神、面色惨白，胡子拉碴、两腿发软，几乎是被营救人员抱着回到了虎头岭。一回到虎头岭山头，旁边的人员立即给获救者递上了一瓶水。看似快要晕倒的获救者看到水，立即伸出双手抓住水瓶，拼命地灌着水。

获救者讲述：
四天粒米未进滴水未沾

记者现场采访了这名获救者，获救者名叫李一方，26岁，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一百寿镇人。他无力地告诉记者，他从网上看到锦母角是中国陆地板块最南端，因此慕名前来旅游。两周前，他就来到了三亚，一直在三亚市游玩。3月23日，他从三亚市区出发，于3月24日下午4点半步行到了虎头岭……来到锦母角山上后，在一块山坡处被困住了，既不能上，也不能下。

谈起这历险的4天，李一方心有余悸。他说，自己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探险者，身上没有带通讯设备，被困后，根本无法与外界联系。几天来，他频频挥舞身上的衣服向经过的渔船呼救，但是并没有任何渔船听到他的呼救。而且由于身上带的水都已经喝完了，所带的压缩饼干和零食他根本不敢吃。几天来，他粒米未进、滴水未沾，身体已经虚脱了。更重要的是，由于这里人迹罕至，又无法和外界取得联系，他对自己的命运都已经绝望了。

3天后，终于有人发现了他，并告诉他，三亚警方一定会尽全力救他时，李一方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我终于可以不死了！”李一方吃着警方人员准备的东北饺子，热泪

盈眶，他频频站起来向张上真副局长和施救人员鞠躬，口里只有哽咽的一句话：“谢谢！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目前，李一方正在警方的安排下休息。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李一方大专文化，学的专业是计算机，目前没有职业，对旅游情有独钟。他已经有过两年的单身旅行经历，刚刚去过神农架。他说，真没想到这里的地形这么复杂，他当时的想法就是来玩玩，也没有带任何急救设备，甚至连手机都没有带。说到以后，他说，由于在这几天里，他的钱包也丢了，目前他身无分文，准备在三亚打工，赚点钱再回家。当警方向其询问家里的电话时，他沉默了，他说，他不想让家里人知道，不想让他们担心。因为他的父母都已经50多岁了，都是下岗工人。

营救人员：
不能让游客受任何伤害

当获救的李一方正欢庆他的重生时，记者看到两名施救的消防人员却默默地用药水擦拭着身上的伤痕：由于当时是游泳过去，他们只穿了一条短裤，在满是木刺和灌木丛的山上，又为了保护李一方的安全，他们的身上被刮伤、擦伤得非常严重。谈起他们的救助举动，来自三亚亚龙湾消防中队的冯智和金鸡岭中队的苏世友憨憨地笑着说，这是他们的责任，能把李一方成功救回来，即感到非常高兴。冯智说，即使是自己受伤了，也不能让来三亚旅游的游客受到任何伤害。

据《南国都市报》

靠三陪女为生 身负命案逃亡8年终被抓

一罪犯与做“三陪”小姐的女友抢劫杀人后潜逃到四川、重庆等地，为了生存和“安全”，在改名换姓后，又独出心裁地辗转于3名“三陪”小姐的石榴裙下长达8年之久。公安人员经过8年艰辛追逃，终于在蛛丝马迹中获取了该罪犯的踪迹，并将因抢劫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而正在监狱服刑的该罪犯押解回原作案地辽宁省大连市。2006年12月29日，该罪犯被执行死刑。

贪图享乐 盯上“小姐”

1974年6月出生于大连的孔庆琢，从小就养成了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坏习惯。他原是大连某大型国有企业的职工，但他吃不了那份苦，时间不长便辞去了工作，在社会上东游西逛起来。孔庆琢虽然不上进，但却长得仪表堂堂，备受女孩子们的青睐。辞掉工作后的孔庆琢很快找到了生存和享乐的捷径：何不利用自己帅气的外表，到满地开花的练歌厅里去找那些“三陪”小姐们寻寻乐子，并从中弄点钱花花呢？

1998年4月初的一天，孔庆琢精心打扮了一番，双脚刚刚踏进大连市甘井子区练歌厅的大门，一名自称王丽的小姐便满脸堆笑地迎了上来，一口一个“帅哥”地叫了起来，这使孔庆琢一时喜不自禁。很快，孔庆琢便将王丽

王丽是大连人，23岁，以“坐台”陪客人跳舞唱歌为生。而这正是孔庆琢所需要的人。之后，孔庆琢便利用自己帅气的外表频频向王丽发动“爱情”攻势。王丽很快投入到孔庆琢的怀抱，并出资在市里租了一套房子与孔庆琢同居起来。

密设陷阱 劫杀“坐台”女

自从与王丽同居后，孔庆琢不但平时吃喝穿行的一切费用都由王丽支出，王丽还时常给他一些零钱供他出去玩。1998年4月27日，孔庆琢在市里一游戏厅打游戏机玩，一天下来便输了500多元钱。当晚12时许，孔庆琢便到王丽“坐台”的歌厅接她。孔庆琢见到王丽后便急切地问她：“今天你‘坐’没‘坐台’？”当得知王丽当天没有挣到钱时，孔庆琢便不高兴起来。

看到自己的“白马王子”一副沮丧的样子，王丽对孔庆琢说：“我有个办法，找个有钱人先把他骗到家里，再弄点安眠药骗他喝了，等他迷糊后就抢他的钱。”孔庆琢问她先拿谁下手，王丽告诉孔庆琢她的好朋友、同为“坐台”女的朱芳芳。朱芳芳“坐台”时间长，平时不仅穿金戴银，而且手头上还积攒了一些钱。第二天中午，王丽就给朱芳芳打传呼，请她到自己出租屋来做客，正好这时朱芳芳也想到商店买东西，便愉快地答应了。

当日王丽带着朱芳芳进屋坐定后，顺手从茶几下把事先放了安眠药的露露饮料递给了朱芳芳。朱芳芳喝完半听饮料后便哈欠连连，就在床上躺下睡着了。

两人来到卧室后，王丽拿起朱芳芳的黑色背包翻了起来。朱芳芳被王丽翻包的声音惊醒了。当孔庆琢看到朱芳芳醒来时，一时慌了起来，顺手就捡起床底下一块砖头朝朱芳芳的头上和脖子处狠狠地砸去。突然受到袭击的朱芳芳拼命挣扎和叫喊，王丽就上前帮孔庆琢按住朱芳芳的双腿，之后两人用棉被捂住朱芳芳足有10多分钟，最终致朱芳芳颅脑损伤伴机械性窒息死亡。朱芳芳断了气息后，孔庆琢、王丽便将她随身携带的800元钱和两条金项链、一条金手链及一部爱立信牌手机等价值人民币4500元的财物抢走。

隐姓埋名 一路逃亡

负命在身的孔庆琢与王丽为逃避打击，决定潜逃。第二天清晨，二人先坐6时30分的客车来到沈阳，继而又从沈阳乘火车潜逃到上海。在上海躲藏了一两天后，王丽又很快在上海一家歌舞厅做了“三陪”小姐。虽然孔庆琢衣食无忧，但他度日如年！一天，孔庆琢终于忍不住对王丽说：“这样下去不行，咱俩得分开躲，你先在这里干着，我到贵阳的朋友廖莎莎那里躲些日子，以后再来找你。”王丽含泪答应了。

在孔庆琢离开上海投奔到廖莎莎那里后，王丽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便以南京市一名女子的名义，打电话给大连某咨询服务中心，称该公司介绍出租的某出租屋内有一具女尸，死者叫朱芳芳。该公司随即向大连110报警，大连市公安局西岗分局接到110指令后，立即派侦

查员赶赴现场展开调查，确认该女系他杀，其租房者王丽构成重大嫌疑。经技术手段确定自称南京女的电话系从上海一旅店打出的，西岗区公安分局遂请上海警方协助将王丽抓获。王丽到案后供出同案孔庆琢已潜逃在外。2001年7月27日，王丽被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孔庆琢在去贵阳的火车上给廖莎莎打了个电话，让廖莎莎到火车站接他。孔庆琢在贵阳火车站下车后发现地上“躺”着一张身份证，他捡起来一看，身份证上的照片竟与他的相貌十分相似，而身份证上的名字叫宛树臣，是黑龙江海伦市人。

廖莎莎径直将孔庆琢带到她在贵阳租的房子里。青山易改，禀性难移。走到哪里孔庆琢都改不了他拈花惹草的习性，就在他与廖莎莎同居了3个月，又通过廖莎莎认识了同为“坐台”小姐、也是廖莎莎好朋友的张怡然。

1998年12月，孔庆琢、张怡然与廖莎莎不辞而别，离开贵阳，来到重庆荣昌县张怡然的家乡。回到荣昌后，张怡然就让孔庆琢住在自己的家里，并与孔庆琢一起到她姐夫开办的玻璃磨花厂打工。在工厂干了四五月，孔庆琢的懒惰习性便显露出来，不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还为生活中的一些琐事经常发生争吵。孔庆琢知道在张怡然家再也混不下去了，便兴趣地于2000年7月离开张怡然，只身一人从荣昌到了宜宾市。当晚10时左右到宜宾

后，孔庆琢已是身无分文，正在他苦寻良策时，突然发现自己的前方有一个30多岁的瘦小女子挎着包向他走来，孔庆琢像饿红了眼的恶狼，冲上前去将其装有100多元钱的挎包抢过来就跑。被抢女子大声呼喊，恰巧巡警巡逻到此，孔庆琢被逮个正着。在宜宾市警察抓获后，孔庆琢谎称自己是“宛树臣”，当地法院于2000年12月以“宛树臣”的名字，以其犯抢劫罪将其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2003年8月，孔庆琢刑满被释。经过一番“考察”，孔庆琢又把一个年龄20岁左右、自称李娟的“小姐”作为他追逐的目标。李娟的芳心很快被俘获，并出资在宜宾租房与孔庆琢同居起来。一个月后，李娟又将孔庆琢带到她的家乡自贡市荣县，在县城汽车站附近租了一套一室的房子，并靠给人家按摩、洗头挣得的血汗钱将孔庆琢包养起来。孔庆琢让李娟帮忙把“自己”的户口落到荣县，同时再为他换一个新的身份证。李娟拿着孔庆琢交给她的宛树臣的身份证，竟然也没有看出什么破绽，随后找到她的一个朋友，没费什么力气就为“宛树臣”在荣县落了户口办理了新身份证。孔庆琢在身份证及户口上实现了彻底的“脱胎换骨”。

经过一年多的厮守，李娟感到孔庆琢虽然人长得帅气，但只是徒有外表华而不实，而且还使人常常心生厌恶，绝不是自己可以托付终身的人。2005年初，感到十分厌倦的李娟不辞而别，将孔庆琢一个人留在了出租屋里。

难逃法网 被判死刑

失去了生活来源，懒惰成性，而又负命在身的孔庆琢顿感一筹莫展。为了继续享受不劳而获的生活，孔庆琢很快便与当地一些游手好闲的无业人员打成了一片，专干一些鸡鸣狗盗的勾当。2005年5月4日至20日，孔庆琢伙同蒋某等7人，以租乘出租车为名，先后将被害人龚某等人驾驶的出租车骗至荣县双石镇街道等地，采用卡脖子、持刀搜身及语言威胁等方式，分别对5名被害人实施抢劫。2005年12月12日，荣县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宛树臣”犯抢劫罪、盗窃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1000元，剥夺政治权利3年。判决生效后，“宛树臣”被投放到四川省川南监狱劳动改造。至此，孔庆琢已畏罪潜逃了8年之久。

但大连警方一直没有放松对孔庆琢所犯命案的侦查工作。2006年1月，大连市西岗公安分局通过技术手段终于获知了孔庆琢的下落，遂派员到四川川南监狱查实。2006年1月11日，当公安民警在川南监狱讯问孔庆琢“宛树臣”是你的真名吗？”孔庆琢听到大连口音的公安民警问话，自知走到了绝路，此时任何隐瞒都已失去了意义，遂回答：“不是，我的真名叫孔庆琢。”民警又问他：“知道为什么找你吗？”孔庆琢答：“知道，是因为在1998年4月我和女友王丽抢劫杀人的事。”2006年6月26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被告人孔庆琢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据《民主与法制》杂志